

# 舞女

[日] 永井荷风·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唯美主义 ·

# 舞女

〔日〕永井荷凤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李 勤  
版面设计：杨 桦

书 名 舞 女  
作 者 (日)永井荷风著  
谢延庄等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1988年3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印数 1—34500册 字数292千  
ISBN7—5411—0185—0/I·176  
定价：2.74元

# 美的创造

——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

李 芒

唯美主义文学，在欧洲大致产生于十九世纪后期，一般认为“高踏派”作家开始具有它的特色，及至英国的佩特和王尔德，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作为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一派，是在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永井荷风（1879—1959）和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继起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佐藤春夫、“新感觉派”出身的川端康成（1899—1972）和战后崛起的“战后派”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等，也具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

一般认为，唯美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往往以异常的、颓唐的态度反对现存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在丑和恶中发掘美，在美中揭示丑和恶，甚至使威尼斯表现出撒丹的战栗。这一派文学多以怪异的黑暗世界为背景，极力

表现病态的人工美。结果是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丑和恶，但他们自己却往往变成颓废派。

同时，笔者认为，唯美主义作家以美的发掘者和创造者自居，对自己的作品刻意求新，努力进行艺术探索，的确在艺术形式上创造出不少瑰丽多姿的精品。即便是在思想倾向上，除了前述属于消极的特色外，也还搜索到一些基本上属于积极的风物与人事，创造出一些真正的美。这两方面的风貌，在前列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都能够窥见。

先是接受左拉消极方面的影响，从自然主义出发，后来又转向唯美主义的永井荷风，在自己中晚期作品中，主要描写的是青楼妓女和自己的嫖妓生活，如著名小说《濠东绮谈》（1937）等，思想倾向大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过，《濠东绮谈》描写的是老年嫖客（作者本人）同青年妓女之间进行的娓娓谈心和生活上的一般陪伴。委婉有致的笔调富有诗情地表现了年迈人的枯淡心境，并未着力刻画猥亵行为，致使那种嫖客与妓女的买卖关系得到高度的美化，几乎使读者感觉不到是在妓院，粗心的人还以为是在花前月下结成的“纯洁爱情”呢！同川端康成的《雪国》描写的卖淫艺妓同嫖客之间的关系一样，作者在这里发掘的当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美，因为在美的帷幕后面遮掩着封建社会卖淫制度的丑。

在永井荷风奖掖下确立作家地位的谷崎润一郎，是现代日本文坛巨擘，以唯美主义文学蜚声文坛。他的代表作《春琴抄》（1933），充分地表现了怪异的审美情趣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风格。盲目而美貌的三弦名家春琴，以残酷责打手段把服侍自己的佐助培养成三弦琴师，彼此发生爱情而同居。但春琴却不准公开夫妻关系，佐助亦毕恭毕敬以弟子身份侍奉“师傅”。后来，春琴被人用开水烫伤毁容，佐助则甘心刺瞎双目，在心灵中永远保留春琴的美貌；在春琴死后，为她树立一座大墓碑，并嘱咐自己死后在大墓碑侧树立一座小墓碑。这篇作品色彩绚烂，感官刺激强烈，结构严谨，笔墨生动，技巧圆熟，以高度的艺术性描绘了一幅维护封建的师徒关系和爱情至上主义的瑰丽画卷，把崇拜女性和受虐狂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身》（1911.11）和《麒麟》（1911.12），虽都是短篇小说，也比较全面地展现着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风貌。文身师清吉看到人们被刺痛肌肤表现出颤栗，而感到无限的愉悦：“将自己的精魂刺进美女璀璨悦目的肌肤”，更是他年来的宿愿。一日，清吉从轿子的帘底望见了美丽的脚，后来他得以为这位秀足的主人在背上刺上一只蜘蛛，于是这位被刺的美人神采熠熠地对文身师说：“您第一个成了我的肥料。”这篇作品比较突出地表现了谷崎美学观的主要特点，即美就是女体，而美是强者，

女体上的双足具有特殊魅力，被美的东西征服就是愉悦。

作家的另一篇名作《麒麟》，取材于《史记·孔子世家》中“子见南子”的故事。它以浓烈的色彩渲染南子艳冶、妖淫和残酷的姿色与性格，及其对卫灵公和孔子的诱惑。卫灵公早就被南子征服，孔子试图把卫灵公从南子的魔力中解脱出来，而遭到南子威胁和诱惑，终于以失败离去告终。这里酣畅淋漓、斑斓有致地表现了上述“美就是女体，而美总是强者”的美学观。此外，这篇作品也流露出一些牵涉到政治方面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多数日本评论家谈到这篇作品时，均未涉及，但笔者认为似有指明之必要。此作发表于甲午战争（1894）和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人们从下面的描写中不难窥见作者的良苦用心。当卫灵公向孔子问及“富国强兵，王天下”之道时，孔子“对于伤害国家，草菅人命的战争，对于压榨民膏，掠夺民财以谋富贵之举”，并未有所教示。只是严肃地指出，比起武力和财产来，道德乃是首要的；用以阐明“以力服诸国的霸者之道和以仁王天下的王者之道的区别”。孔子还告诫说：“公诚慕王者之德，首先必须克制私欲”，远离小人，而不受其惑。尤其是文前引用《论语·微子篇第十八》中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之从政者殆而”等警句，其讽谏日本政府切勿穷兵黩武的含义更为明显。再

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加紧对内镇压；谷崎曾在文章中表白这篇作品“较之内容，而是首先想到标题”，又“从标题泛起空想，终于繁衍成这样的故事”。作者的用心蕴含在字里行间，读来不难了解弦外之音。这同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未表示支持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坚持了正义立场是一脉相通的。可以看出，这篇作品在体现唯美主义审美的同时，也宣扬了反对霸者之道，倡导王者之德的儒家思想。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虽然在游说卫灵公和南子的活动中遭到失败，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依然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异端者的悲哀》（1917）是谷崎青春期自传式的作品，对于了解这位唯美主义巨匠很有价值。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主要表现了“对于善不能认真对待，只能对美丽的恶业采取认真态度”和“不问善恶，只要美就受到感动而沉溺其中”的思想，写的大都是自己追求异性、沉溺于享乐和不幸的逆境等等，但到最后却写出了作品。如以正常的眼光看，这位异端分子根本就不具备进行创作的条件。因而，可以猜想主人公一定另有刻苦磨炼、积极进取的一面，可能是这并未能进入作家审美范围之内，而被淘汰了。这正如至今还有人认为唯有悲哀、颓废等等才是美的，欢快、上进等等不能进入



美的范畴一样，乃是一种偏见。

在唯美主义文学中，佐藤春夫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田园的忧郁》（1917—1918），抒发的是作者无为的倦怠感觉和世纪末的颓废美，以一朵凋伤的病蔷薇，象征作者的心境，即便自会体察到作者厌恶城市生活的自我意识，也无从看出含有什么积极意义。与《田园的忧郁》同时写作的短篇小说《阿绢和她的兄弟》（1918），却又别具一格。作者原来想把它作为《田园的忧郁》的一个插话，却改变主意，写成一个短篇小说，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说《田园的忧郁》是一部抒发颓废情绪的唯美主义佳作的話，那么，《阿绢和她的兄弟》则表现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欢离合的真挚同情，是一篇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的小品。综观两篇风格迥异的作品，可以窥见这位作家多方面的才华。

佐藤春夫的另一部精心之作，是一九二九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更生记》。这时期，作者仿佛已从《田园的忧郁》等忧郁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面向人生。一个贵族出身的少妇在恋爱与结婚的生活中受到的挫折，加之报纸等宣传机构把她的行径作为丑闻大肆宣扬，使她受到过重的刺激，以致致寻短见。然而，她终于在医学家的救助下得到新生。作者在这里采取精神分析、心理描写和类似推理的手法，表现出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这在唯美主义文学

中，就思想倾向而论，应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品。这也说明，佐藤春夫这个作家在唯美主义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风格，人们往往称他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看来，不无道理。

川端康成，几年来已经在我国名噪一时。他的主要作品，都经过出版家的手奉献给广大读者，我国的日本文学评论家们对他的作品展开了比较广泛的讨论。川端于一九六八年，以其中、长篇小说《雪国》（1948）、《千只鹤》（1951）和《古都》（196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说，他一生写下了二百部左右的小说。其中，不少作品，从艺术角度来看，观察细致，文笔委婉，善用比喻，情景交融有致；一般不讲求结构，不着力刻画人物，而侧重于描写人物的心理和风物的情致，往往把读者引入一种虚无飘渺的境界。川端说，“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而没有新的感觉，便没有新的表现。”这些话，从仔细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在艺术上力求创新这个角度来理解，似应对他在艺术上的“新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

川端康成还说过这样的话：“感觉至上，也即直觉论，就是高度的精神性”，“我徘徊在心灵科学的迷雾中”，“我在梦幻中遨游，直到离开人世”。这说明，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说过这样的话：新感觉派“在思想上没有建设性，只是在形式和手法上企图打破

旧习惯的破坏性运动。它的根据是虚无精神，放弃塑造典型人物，把人和意识分开，致使现实和个人支离破碎，然后以理智和感觉进行苦心构思。”应该说，这基本上正确地阐明了川端作品的主要特点，但对川端作品的思想性评价过高，似乎说是一个误解。

从前述谷崎润一郎的《异端分子的悲哀》可以看出，唯美主义作家又往往耽于异端分子的异常行为的描写。三岛由纪夫的长篇小说《金阁寺》（1956）就写的是一个自幼口吃，常以冷眼看世人，小和尚的异常行径。他为了使美毁于己手，在心灵上永远保持美的幻影，而纵火烧毁日本视为国宝的京都金阁寺。然而，先于这部作品两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潮骚》（1954）却表现了一个敢于在狂风暴雨中跳进大海，同惊涛骇浪搏斗，为机帆船系住缆绳的青年渔民形象。他与富家姑娘恋爱遭到女方父亲的反对，后来女方父亲雇他上船，在危急关头对他和另外一个富户青年（曾是女方家长的理想女婿）进行考验，结果他取得胜利，当了乘龙快婿。这部作品语言生动，感情浓烈，人物形象蕴含着古希腊的雕塑美，被日本评论家誉为一曲健康与青春的赞歌。

然而，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确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思想倾向方面。他们在探索艺术形式上新方法的同时，在内容方面也在追求新的刺

激。这种刺激莫过于在恋情和性爱，以及人的生死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在强烈中不断渴求更强烈，这种生理学上的规律，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对于刺激的描写越来越露骨，越来越从人性走向兽性。在上举的作家中，除了永井荷风和佐藤春夫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平稳以外，谷崎润一郎晚年写了《钥匙》（1956）和《痴癡老人的日记》（1962），川端康成也以《睡美人》（1961）等引起人们的注意。三岛由纪夫更是后来居上。在一九六〇年那个日本群众斗争达到高潮的年代，抛出足以反映其与社会潮流背道而驰的小说《忧国》。它极力赞扬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试图由军人控制政府，加快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武装暴动的“英雄”<sup>①</sup>并提出耸人听闻的美学口号：世界上最美的是性交与剖腹。

综观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尽管受到欧洲同类文学的影响，并且是打着反对自然主义的旗号兴起的；但是，两者都未能脱离日本传统文学和美学观的影响，不少唯美主义作品也还保留着自然主义文学的痕迹。

自然主义文学和唯美主义文学，可以说是日本传统文学的孪生姊妹。这一双姊妹性格尽管各异，但总在什么地方表现出相象之处。为了说明这个问

<sup>①</sup> 日本一般称为“二·二六事件”。

题，还要对日本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特点略作考察。日本著名学者吉田精一、加藤周一、山口博和铃木修次<sup>①</sup>等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

日本自古以来，从未受过外国侵略，直至明治维新（1868）为止，基本上处于锁国状态。加之，日本很早很早就建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和统一的国家。作家往往顺从地属于一个政权体制之内，没有发生过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

“日本从未创造具有任何独创性的哲学和宗教”（吉田精一），“日本人世界观的特点，可概括为非抽象性、非论理性，而具有具体和实际的思想倾向、非概括的体系，具有注目于个别存在的特殊性习惯”（加藤周一）。因此，在日本文学中，“激烈的怒吼和祈祷，雄壮而崇高的风物和人事，殆无所见”（吉田），“谁也不想象唐朝诗人那样吟咏战争的悲哀、穷困的痛苦和对于腐败政治的愤怒”。日本从未产生过“《楚辞》那样的忧国文

---

<sup>①</sup> 吉田精一（1908—1984），文学史家、评论家；加藤周一（1919—），评论家、小说家；山口博（1932—），古典文学家；铃木修次（1923—），中国文学家。本文所引吉田、加藤二人的言论，出自吉田：一、为日本小学馆1977年出版的《万有百科大事典》第1卷《文学》的《日本文学》辞条撰写的导言；二、与山本健吉合编的角川书店1981年出版的《新版·日本文学史·总论》。加藤：平凡社1981年出版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关于日本文学的特征》。另外，山口博的《国怨诗人小野小町》（三省堂1979年版）、铃木修次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78年版）二书的言论，观点亦多相近之处，但因篇幅关系，未及引用。

学”。日本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以精炼的感情生活的叙述为中心，几乎完全没有出现人物的激烈行动、坚强意志和鲜明性格”。（加藤）

由此可见，日本文学作品，特别是自然主义文学和唯美主义文学，以及其他流派文学，除了无产阶级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白桦派文学，受到外来文学观的影响有些思想性较高的作品外，通常情况都是不大讲求所谓思想性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所谓“无解决、无理想”按照客观事实加以描写的主张，同这种传统文学的特点一脉相承。“无解决”，也就排斥虚构，不需写什么理想，只要以富有个性的文笔，平铺直述，赤裸裸地把个人的隐私和身边琐事加以告白和描写，也就够了。

此外，日本这个岛国四面环海，季节风吹拂之下，四季风光绮丽，富于变化。这使人们养成温和、纤细的性格，对于大自然富有感受性，使人和文学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的密切结合日常朴素生活体验的倾向。……抽象的概念同日本人和日本文学是疏远的”。（吉田）因此，日本“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品，除了少数例外，都或多或少地耽乐于局部的细致描写，少于考虑整体的结构。《源氏物语》“从大事着眼，不能说没有整体结构，然而，与其说是立足于整体的关联进行局部的描写，~~殊不知由于对局部的兴趣而进行描述的篇章占绝大~~”

藤)

日本文学自古以来思想和结构上的特点，为近代以后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所继承，这在上面已经谈过。唯美主义文学追求美和刺激，往往转向性欲描写，这与自然主义为反映客观的所谓真实也常常侧重于性欲描写大体上相同之外，在作品的结构方面，唯美主义尽管比较讲究，不乏结构巧妙之作，如《更生记》、《春琴抄》和《潮骚》等等，但也有些作品是不讲求结构的，《濠东绮谈》、《雪国》等等就属于此类。

在谈到日本文学作品多数不讲究结构，把这种特点同日本人“从未创造具有任何独创性的哲学和宗教”联系起来，指明日本人不尚逻辑思维，不善概括，从而也不善于安排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时，有人提出中国也有《儒林外史》，阿拉伯更有《一千零一夜》<sup>①</sup>等同类作品，进行商榷。这恐怕是出于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学特点缺乏研究而产生的误解。吉田精一和加藤周一等日本学者，在提出自己的上述论点之时，绝对不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儒林外史》和《一千零一夜》之类的作品。加藤周一在把日本文学的结构特点与中国和法国文学加以比较时指出：日本小说等散文文学“同唐宋文章和法国十七、八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刚好形成两

<sup>①</sup> 这是一部民间故事集，本来就不宜拿来同作家的创作相比。

极对照；唐宋文章将其整体分为几种类型，使之具有规范性，法国古典主义文学高度地意识到几乎是几何学式的整体秩序”。这就是说，日本文学作品的结构，的确是独具特色，即便是非常讲究艺术形式的唯美主义作家，也未能彻底离开这个特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吉田精一指出，日本文学作品中，“反映日常世相的短篇小说可以举出多数名篇。相对而言，长篇作品则缺乏思想的统一和结构的逻辑性；而琐细的局部性感觉却光采熠熠，发挥其横溢的才华”。据川端康成自称，《雪国》就是先写了一个短篇，主要描写男主人公岛村前往雪国途中，在车上欣赏在黄昏车窗中叶子美丽的眼睛，获得好评，引起兴趣，又一篇篇接下去，最后加以调整，敷衍成长篇小说。日本作家“较之规模宏大而有破绽的巨著，则喜爱聊具风趣而洗练的精品”，日本作家，特别是唯美主义作家在这方面的确是发挥了“横溢的才华”<sup>①</sup>。加之，日本作家，特别是唯美主义作家，文笔富有个性，个人风格鲜明。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针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某些缺陷，有所改进，但是也未彻底摆

---

<sup>①</sup> 日本唯美主义作家，如三岛由纪夫有一个短篇《志贺寺上人之恋》（1954），结构巧妙，文笔生动，表现了一个老和尚，被一个美女征服，宁可牺牲一生的修行，丢却死后得往极乐净土的宿愿，虔诚追求，终于得到美女的垂青。唯美主义作品，即便是长篇，一般也都不太长，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篇。



脱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总的看来，唯美主义文学，确实在艺术形式上有所突破，在美的创造方面，为世界文学的艺术宝库增添了光彩熠熠的艺术品，即便是在思想性方面，也有某些可取之作。因此，进一步总结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美的创造方面的得失，以利于更好的借鉴，依然是我们日本文学研究者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